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携手防治荒漠 共谋人类福祉

2017.9



东胜区铁西公园

鄂尔多斯：润泽深远的绿色启示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张晓艳 本报记者 王玉琢



绿色家园

几千年前，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几百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途经这里，吟诵出：“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几十年前，鄂尔多斯羊绒制品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时尚与温暖的代名词。这里曾创造奇迹，也曾遭遇坎坷。历史惊人的相似性开启我们新的审视维度。从水草丰美到黄沙漫漫再到大美之地，这其中有多少彻骨的疼痛便有多少奔涌的热血，有多少远走他乡的无奈便有多少重回故里的欣喜，有多少挣扎不甘便有多少被实践润泽过的宝贵启示。

启示一：观念转变，“头脑风暴”是奋进之力

今天看来，鄂尔多斯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最初更像是一场倒逼之旅。

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其沙漠和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盘踞”鄂尔多斯北部、西南部，占据着鄂尔多斯48%的土地面积；还有48%的土地是砒岩裸露区和干旱硬梁区……“全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成了鄂尔多斯几代人挥之不去的切肤之痛。

沙进人退的无奈，生存资本被不断侵蚀，恶劣环境带来的一系列“破窗效应”……面对发展中的“溃瘍”，鄂尔多斯人自省、自觉、自立、自救。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当旧现实病人肌理，新观念便是一剂妙手回春的猛药。

上世纪50年代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60年代提出“种树、种草、基本田”；70年代提出“退耕还林还牧，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80年代提出“三种五小”；90年代实施“两翼一体”战略、“3153”工程和“反弹琵琶、逆向拉动”思路；2000年确立建设“绿色大市”的发展战略；2005年以来相继启动实施了“六区”绿化、“四个百万亩”、碳汇造林、城市核心区百万亩防护林生态圈和“四带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提出绿色转型、全面建设大美秀美鄂尔多斯的新蓝图……一个个时间节点，恰是一次次观念的创新演进。一场场“头脑风暴”刮开了鄂尔多斯人眼前的黄沙与迷雾，一代代人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求生存、图发展、谋富裕的根本大计来抓，制定出台了一揽子顶层设计，一棒接着一棒干，让绿色深入基因，流淌血脉。

时势变迁，鄂尔多斯总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入时代发展中全盘考量，坚决冲破一切妨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生态文明建设的条条框框，从那些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和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创造性、系统性。

正因有这种可贵的理念指引，鄂尔多斯跳出自己看自己，用世界眼光和全局意识把握大势、谋划事业，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中国西部一个又一个生态治理范本，为人类荒漠化治理事业总结出了“鄂尔多斯方案”，贡献了鄂尔多斯力量。

启示二：因地制宜，“独创模式”是突围之路

沙退人进，这是一场何等壮阔的鏖战！鉴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复制或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都不是长久之计，方向只能自我摸索、坐标只能自我修正。因此，鄂尔多斯的突围之路，是用双脚走出来的，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一次次荒漠化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探索实践，一个个行之有效的绿色发展模式，成为鄂尔多斯生态治理中的“金不换”。

因地制宜。面对浩瀚的沙海，鄂尔多斯探索创造出了荒漠化治理六大技术体系100余套核心技术，库布其沙漠的“南围、北堵、中切隔”治理模式、毛乌素沙地的“庄园式生物经济圈”模式等，让不同区域使用不同技术取得最大效果。

以创促建。依托“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和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国家首批战略环评示范城市、自治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文明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揽子创建工作，鄂尔多斯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形成了高水平、全方位、立体式的创建体系。

沙里淘金。鄂尔多斯运用产业化的理念治沙，在“生态治沙、生态绿沙和生态富沙”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弯道超车，走出了一条新型生态建设和产业化发展之路，创造了沙漠地区的“绿色发展样本”。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又推动响沙湾、恩格贝、七星湖等多个景区成为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新路径。

严进严控。让工业化思维进入生态领域，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严格落实顶层设计，建立起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最严门槛监管机制，用制度红线守住了绿色底线，并严格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综合整治。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金、两个技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模式，作为荒漠化防治的有效补充。

“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在超越了生存这一最基本的诉求后，鄂尔多斯并没有原地踏步，而是竭力用更多方式使生态文明观不断深化内涵、拓展外延。

正是这些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升华的荒漠化治理理念和实践，助力鄂尔多斯在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一次次超越既定目标，实现了绿一片山川，兴一产业，富一方百姓。鄂尔多斯的绿色福祉，因此有了一个新的诠释。

启示三：典型引领，“全民动员”是活力之源

绿色曾经是鄂尔多斯最为贫乏的颜色。历史留下的问号造就了一场无法逃避的赶考，鄂尔多斯只能全力作答。政府不能唱“独角戏”，打一场“全民之战”，鄂尔多斯的决定打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壁垒。

在与恶劣生态环境的博弈中，鄂尔多斯涌现出无数造林模范和先进群体，创造出许多生态传奇。时代在变，技术在变，观念也在变，但“治沙还绿”的精神却始终坚守在鄂尔多斯人的血脉里。

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同心协力，鄂尔多斯演绎出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绿色大交响。

鄂尔多斯充分灵活运用政府的“宏观之手”，从源头上构筑起荒漠化防治的规划体系，再加上真金白银的投入，让“个体、集体、国家”攥成一个拳头，让“铺绿”的劲头空前高涨。

从市民到农牧民，从政府领导到民间组织，都把绿色作为家园的底色。宝日勒岱、王果香、殷玉珍等典型榜样，都是用绿色装扮鄂尔多斯的先行者，他们被人尊敬着，也被迫追着！

如果说，这是一种文明形态。那么，典型引领下的全民义务植树便是让生态文明不断跃升的直接杠杆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初，鄂尔多斯就成立了绿化委员会，把造林绿化工作当做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上演着一场场绿色接力。全民义务植树做到了规范化、基地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大种树、年年种、人人种”的植树造林良好氛围，连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植树造林任务。目前，鄂尔多斯全民义务植树基地381个，面积达75.8万亩，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100%。

“全民之战”不仅换来了胜利的硕果，而且让绿色成为一种遗传密码代代相传，始终流淌在鄂尔多斯人的血液里。这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真正的源头活水。

启示四：产业转型，“重新洗牌”是持久之道

人类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发展抓生态建设是“缘木求鱼”，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

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真的就如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选择，只能二选一吗？

鄂尔多斯从产业入手，熔炼出一套二者兼得的“拳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不失时机地把握住新的战略机遇期，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走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突破发达国家已有前车之鉴的“传统经济困境”，为全球绿色发展做出有益尝试，被国家五部委确定为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

所有的累累硕果，都是来自于春天的精耕细作。鄂尔多斯注重从供给侧发力，从最具竞争优势、发展潜力和一定基础的产业入手，对现有产业深入梳理，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全面化的“绿色+”产业升级版，绿色+新型工业、绿色+现代农业、绿色+全域旅游……由此，形成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竞争力。

绿色，让鄂尔多斯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焕发生机；绿色，给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以煤为基、多元转化，资源型产业华丽转身；非资源型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全面兴起；现代农牧业、现代服务业同样渐入佳境，可圈可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绿色转型，带领鄂尔多斯叩响了可持续发展的大门。

绿色，是生存的拥趸，是生命的依怙。没有一座城市愿意搁浅甚至停止自己的绿色化步履，而对于正向现代化城市发力的鄂尔多斯，绿色的启示更为宏大和绵长。

荒漠化治理，世界看中国方案，中国有内蒙古实践，内蒙古有鄂尔多斯经验。今天，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我们将与世界分享“鄂尔多斯蓝”“鄂尔多斯绿”。奋楫搏浪，绿染未来，是鄂尔多斯永不改变的航向！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日报》提供)



蒙古象棋广场



伊金霍洛旗



康巴什区市政中心



花园绿地宜游宜居



鄂尔多斯文化艺术中心



康巴什婚庆文化园



独具特色的康巴什4号桥